

槎上人语

## 清理朋友圈

水东流

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排斥微信。我觉得它费时间,动不动嘀一声,也很烦的。朋友劝我说“你可以屏蔽啊”。说完这句话,她看了我一眼。我觉得她这一眼意味深长,过了半小时才明白它的意思:你也没有多少朋友啊,谁会“嘀”你呢?

她这一眼“说”得对。我的确没有几个朋友。内人几十年前就说我是“独柴”。我有一个大学同学,地方上担任一定的职务。有一次路上遇见,他热情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。他夫人很惊奇我们是同学关系,说“第一次看到你呵”。我同学打圆场说“他在学校工作,与我们在机关不一样的”。

我明白他们话里的意思。是的,我朋友不多。里面有性格原因,也有对生活的理解有点特别。就算有几个朋友,平时也很少联系。有一天,一个外单位朋友要给我发文件,反复说“微信发传文件很方便的”,我说我没有微信,他说:“喔……啊呵……还有你这样不用微信的人啊,哈哈。”

他说“哈哈”让我感觉到,如果再不使用微信,我就会有成为文物之虞。于是在一个傍晚,吃饭之前,我让小家伙帮我申请了一个微信号。我还以为程序非常复杂,没有想到她三下两下,就说“搞定”。

就在她刚说出“搞定”,还没有把手机还给我的时候,手机里传出一种特别的声音,响个不停。我第一次近距离听到这种声音,还没有反应过来,只听小朋友讥笑说:“嘿,朋友不少嘛。”

原来是系统通过手机号码自动添加朋友圈。我手机通讯录里凡是有微信的,统统被它自动拉入了。

起初我很是惊喜,有几个虽然有电话号码,但平时联系极少而我又很想“说几句”的朋友,因此就“说”了起来。但同时也感到懊恼,因为有几

个把我不想再有关系但又没有删掉他们号码的人,竟然都变成“朋友”啦。

但从此开始拥有了微信,也开始有了朋友圈。学会发朋友圈是误打误撞的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一天在大洋山岛上,面对那个漂亮的海湾(现在被填平了,真遗憾),有人在钓弹涂鱼,有人在“滑”海瓜子,我拍了一张照片,一番胡乱操作,不知发到哪里去了。但手机屏上忽然出现了老同学阿阳的一句话“哇,你在哪里啊”,才知道我竟然完成了平生第一条朋友圈的制作。

几年下来,朋友圈越来越大,“通讯录”里队伍迅速增多,大有“我的朋友遍天下”之势。许多都是参加活动和会议时加的。有时候为了找一个人,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(那时不会搜索),才意识到“家大未必业大”,许多所谓的朋友从来没有联系,也不会联系,于是试着删掉一部分,好像过年时打扫卫生清理杂物一下。

前几天,我又清理了一批,设定的标准,一是加了微信从来不联系的,二是时过境迁不想再有联系的,三是气味不投、话不投机的,四是学生毕业不需要再联系的。现在都说要减负,对于我而言,减负就从清理朋友圈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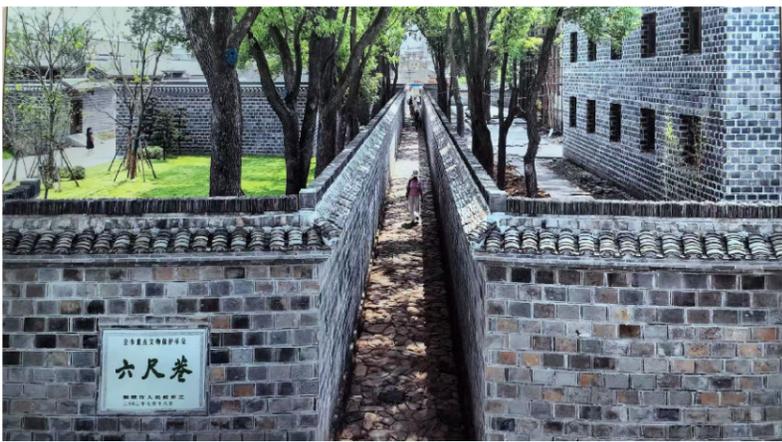
删除的时候,有种爽悦,但删除后,却又暗生伤感。毕竟“朋友”一场,好歹有过这个那个缘分。抽刀断水,刀尖上自然会有水滴。这个伤感和水滴,在某天骤然被放大了。

某天有事联系某君,发微信给他,却看到了系统的回复:“你已不在对方朋友圈里。”愣了几秒钟,才明白他已经把我删了。不知什么时候删的,或许在我对他念念不忘的时候,其实我们之间,老早就已经不再是“朋友”。

人在旅途

## 一让成巷名千载

方外遛心 文/摄



鲁迅说,路是走出来的。

庄子说,道是行出来的。

但还有这样一条巷道,它既不是走出来的,也不是行出来的,而是让出来的。

这条小巷就在安徽,就在桐城,就在龙眠山下,就在龙眠河畔。当然,它也在线装书里,更在世人心里。

据生活于清末民初的姚永朴所著的《旧闻随笔》记载: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,与吴氏邻,吴越用之。家人驰书于都,公批诗于后寄归,云:“一纸书来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吴闻之感服,亦让三尺。其地至今名“六尺巷”。

上文中的张文端,即清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、礼部尚书张英,文端是其谥号。吴氏乃清代桐城望族麻溪吴氏某家。

几百年过去了,这条小巷一直原封未动,立于原地。它没像树木那样,随着岁月的增长长高长大,但它在世人心中,却是世间最宽最大的巷子。虽然它坐落于桐城老城一隅,但走的人却很多,而且十之八九都是外地人。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踏访小巷后,慕名而来的游客就更多了,

笔者就是其中一分子。

我是在当地好友向兄夫妇陪伴下游览“六尺巷”的,虽然避开了上午游客相对集中的高峰时段,选择下午出行,但该景区依然人头攒动,客流如云。

在“六尺巷”标志性字框前拍照打卡,几乎是所有到访游客的游览标配和必选,在六尺巷道中来回走两趟,更是再自然不过的游览体验。边走边伸开胳膊,丈量一下小巷的宽度,那更是进一步增加游览的考证意味了。当然,最独具该景区游览特质的,还得数边走边背诵那首经典诗篇的那份自发自觉。

游客们不仅在景区背,返回的路上也背。不仅当天背,旅行结束后也背。于是这四句二十八字诗句就不胫而走,冲出了小城,冲出了线装书,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,并成为一段关于礼让的美谈。

宰相不以权重,不与民争,以礼相让,的确堪为世范。而吴氏见贤思齐,以礼相报,亦不失小城淳朴古风。二者都是最能温暖人、最能扶正人性,当然也是最值得后人千古传颂的佳话。

是的,只要时光不老,礼让精神就永远不会过时,“六尺巷”也就会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,传颂于人们口中。

生活滋味

## 排队风波

米菲

星期天一早,去超市买点小菜,没想到大清早的人还挺多。选了几个菜,打完秤后到收银台,好家伙,队伍排得跟条长龙似的,好在没什么急事,就慢慢等吧。

排在我前头的,是位穿红衣裳的阿姨,这时,队伍后头,有位穿绿衣裳的阿姨,忽然朝前头喊了一声:“哎!老张家的!”声音清亮。红衣阿姨闻声回头,哟,遇上熟人!两人隔着好几个人就开始攀谈起来。

绿衣阿姨大约是客气一下,笑着问:“老张家的,你今天买了些啥小菜?”就跟平时在街上碰见熟人问“饭吃过没”差不多,并不是真想知道对方具体买了什么菜。

可这红衣阿姨是个实在人,一听人家问,立马就来了劲儿,扒拉着塑料袋开始展示:“买了点茭白,挺嫩的!喏,还有土豆,还有芹菜,准备炒个鳊鱼……”

绿衣阿姨大概也没想到对方这么实在,有点不好意思了,赶紧也举起自己手里拎着的一小袋菜,晃了晃,带着点无奈和抱怨的口气说:“喏,你看我,就买了这么两把青菜,和一些排骨。”我听出了话里的意思——她东西少,队伍长,排队不值当。

红衣阿姨也心领神会,爽快地说:“哎哟,你东西这么少,排后面多费劲!来来来,快,排我前面来!”一边讲,一边后退一步让出位置。

她这么一说,就像往平静的水面里扔了块石头,大家的目光“唰”地全过来了。排在我后面的姑娘,歪头往后看了一眼,队伍后的一个大哥,故意咳嗽清嗓子。空气里一下子充满了无声的抗议。

这场景,让我想起前两天刷到的一个短视频——一个小伙子,对着想插队的中年人,义正辞严地反复喊:“排队!排队!听到没有!让你排队!”那气势,简直是正义的化身。我当时还评论了一句:“收藏了!下次碰见插队的,就把这视频翻出来循环播放!”机会就在眼前,我攥着手机,心里七上八下,犹豫要不要打开这个视频,万一人家跟我吵起来了,我也无力还击啊。

那绿衣阿姨显然也感觉到周围的目光,她本来已经准备迈步过来了,被大伙儿这么一看,脸上有点挂不住,脚抬起来又缩了回去,但她显然没放弃这个念头,没过几秒钟,她“灵机一动”,脸上立刻换上一副焦急的表情,对着红衣阿姨大声说:“哎呀老张家的!你看我这记性!我得给××打个电话,你先帮我拿着这些菜吧。”她一边说着,一边就把手里那袋“少得可怜”的青菜和排骨,交到红衣阿姨手里。

她俩倒是挺有默契,红衣阿姨马上就接了过来:“行行行,你快打!我帮你拿着!”

这下好了,绿衣阿姨的菜,顺理成章地“转移”到了红衣阿姨手里。绿衣阿姨装模作样地掏出手机,放到耳朵边上,像是对着空气抱怨:“哎哟,这人,怎么电话也不接啊!急死个人!”那演技,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在做样子,但大家看破不说破,也没人提出质疑。

队伍缓缓前进,虽然绿衣阿姨本人还在队伍里,但她的菜,已经成功“插队”了。

终于,轮到红衣阿姨结账了。她先把自己的菜放到收银台面上,结完账,又把绿衣阿姨的菜放上来。这时候,绿衣阿姨像是“刚好”打完电话,一个箭步就蹿到了收银台前。收银员正准备扫码,才发现,她的菜没有贴标签,她猛地一拍脑门,发出一声夸张的惊呼:“哎哟!这菜我忘记打秤啦!”接着便一把抓起自己那袋菜,去往称重点。这下,她又得重新排队了。

收银台前,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秒。我回头看向那位绿衣阿姨,眼神对上身后的姑娘,彼此相视一笑。